

他们的故事：湘潭廉租房涨价之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近日，一则“长沙40元廉租房被转租至2000元”的新闻被热议，这让“廉租房”又一次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对于廉租房转租，有人指责，也有人同情。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关于廉租房的事。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廉租房房租涨价之后的故事。

今年7月，一份《关于调整湘潭市城区多层廉租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张贴进了湘潭各廉租小区的楼道里。通知中写明，“经测算，核定我市城区多层廉租住房基本租金标准由原每平方米使用面积1.10元调整为按建筑面积1.15元/m²·月。”

面对这份通知，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廉租片区的租户们却在8月21日时找到了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除了质疑涨价“有猫腻”外，便是诉说各种不满——

“廉租房怎么越租越贵？我交不起这个房租。”

“说涨就涨，没有道理。”

……

随着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的深入采访，我们并未发现租户们所说的“猫腻”，但是，涨价之后，在这一片廉租区里却不断有故事在上演。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有涨租带来的无奈与心酸。比如，为证明自己贫穷而夜不闭户的龙尤花，与房管所工作人员躲猫猫的张翠娥，被迫要辞退护工的失明老人龚伏林……



■故事一 夜不闭户：她这样证明自己贫穷

8月的夜晚，潮热的暑气仍未退去。湘潭市雨湖区楠竹山镇丁字家园廉租小区3栋1单元的租户龙尤花在睡下前，不是检查自家门户是否关严实，而是皱着眉，将大门敞开了。

夜不闭户，倒不是已经69岁的龙尤花觉得周围治安好，或是对自己的身手特别有信心，反倒是恚气和抗议的成分占了多数——小区的房租不断上涨，眼见着就要交不起房租了，害怕无家可归的她在惶恐里反倒生出了不少怒气：“天天催房租，说还要赶我们走。干脆就把大门敞开着，让他们看看，我家没点值钱东西，小偷来了都得空手而归！”

龙尤花口中的“他们”，指的是湘潭市雨湖区房地产管理所（以下简称房管所）的工作人员——8月16日，龙尤花又接到了房管所主任黄新林打来的催租电话。细细一回想，这已经是自今年年初以来的第N个电话了。“看到这个号码就不想接，但他们换着号码打，我不认得那些号码，一接，好嘛，又是催房租。”

租房交房租，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龙尤花的不满从哪来？龙尤花说了，自己不是不愿交，而是这房租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不断在上涨。

因为拆迁安置，2011年5月，龙尤花成为了丁字家园廉租小区建成后第二批入住的租户。在入住至今的三年时间里，龙尤花的房租缴费凭证单显示，她于2011年5月7日缴纳了当

年5月至次年4月的房租，一共996元，平均83元/月。但到了2012年12月27日，她再次缴纳2013年1月至12月的房租时，租金就上涨到了1271元，平均105.9元/月。

发现这个情况后，龙尤花坐不住了。每月几十元的涨幅对别人来说不算多，可租住在廉租房里的大多是下岗者、低保户、残疾人和老弱人员，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分用的家庭，这么一涨，一年多交数百元，算得上大事了。于是，龙尤花敲开了邻居的家门，想打听下大家伙的情况。

“我发现，光我们这栋，最高的一户现在每年要交1890多元租金。像4栋3单元的张翠娥，2013年他家的房租是514.8元，平均42.9元/月，但到了2014年就变成了727元，平均60.6元/月，也涨了。”

同一个房子，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房租怎么会越交越多呢？龙尤花曾去雨湖区房管所询问，“但每年我们租户都只会被告知要交多少钱，具体如何算的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只说是面积大了”。

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龙尤花满意。至今，她都没有缴纳2014年的房租，反倒是每天打开自家大门睡觉，表达自己的不满。她说，从来没有人就涨价的事来征询过她所在小区租户的意见，如今发张通知说涨就涨，这让她很不认同：“我要弄清楚涨价的原因、并确定合理后，才会再主动交租。”

■故事二 六旬老人：“躲猫猫”厕所里都藏过

因为涨价而苦闷的不止龙尤花。住在丁字家园廉租小区4栋3单元的张翠娥也没想到，自己60多岁了，因为这上涨的房租，居然还得跟负责收租工作的黄新林主任玩“躲猫猫”。

张翠娥的老伴张厚其刚去世不久，子女都在外打工。在应付完吃穿后，渐渐上涨的房租让她感到“压力山大”。今年年初，当黄新林主任上门收租时，张翠娥躲在自家厕所里，不敢吭声。“我只想家里要是没人，他应该就不会再来了。”于是，“上门人不在、电话没人听”就成了张翠娥拒绝交租的权宜之计。之后有好几次，张翠娥都“躲”了过去，直到今年7月，张翠娥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我一接就知道完了，是房管所来催房租的。”

原来，黄新林主任见张翠娥不接电话，便换了个号码打给

她。眼见着躲不掉了，张翠娥只得硬着头皮说清楚自己不肯交房租的原因：“我质疑为什么只有我们市的廉租小区涨价了，但黄新林主任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是合法的。他还在电话里大声吼我，说房管所有一支执法队，不交租就让我们全搬出去！”

张翠娥很害怕，只得交了拖欠的727元房租。“就是在7月份，我们小区好多人都被警告了，说再不交租就要去家里搬东西。”张翠娥说，这样一吓唬，小区里不少租户都四处凑钱把房租交了。

“但还是有不少人扛着没交。说实在的，既然不是大家都交的话，那我下次也不愿意交了。”张翠娥说，一是自己家里确实困难，二是现在房租涨了，结果是有的租户交，有的不交，而不交的人也照旧在房子里住得好好的，她感到不公平。

■故事三 失明老人：辞退护工，我才能交得起房租

“小区有物业管理公司，但形同虚设。”丁字家园廉租小区的租户尹德文带着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来到小区的垃圾回收站，颇为气愤地一指：“垃圾常年堆着。”尹德文所指的垃圾堆，由于垃圾存放得过多过久，早已漫出了回收站的区域，一直堆到了一边的大路上，在高温下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小崔是被请过来照顾住在乐园新村廉租小区里的孤寡残疾人龚伏林的。她说自己之前也去过其他廉租小区干活儿，但环境都没这里这么差。如今，她不仅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还要负责驱鼠赶蛇，但还是防不胜防。“老鼠、蟑螂还有蛇在房子里乱窜，前几天，家里老人直接给吓得摔到地上去了。”

说着廉租小区的涨价通知已经公布，一边的龚伏林直抹眼泪。



老汉龚伏林眼睛看不见，出门靠护工小崔用棍子牵着走。如今房租涨价，他可能只得将小崔辞退才行了。

他是特困户，眼睛看不见，行动不方便，所以才请了小崔来照顾生活，平时还可以带他出门散散心。原来的房租本就让他感到吃力，如今一涨价，他非得要辞退小崔才能交得起房租了。而若小崔不在，这位独居的老人想着都觉得迷茫：“没有护工，就如同失去了行走的拐杖。”

■故事四 “维权代表”：800租户凑钱挺他

早在涨价通知张贴进小区前，不断上涨的房租就已经让楠竹山镇廉租片区的租户忧心不已。今年春节刚过，59岁的丁字家园廉租小区租户尹德文的家门被敲响了。他打开门一看，发现是4位在楠竹山镇廉租片区租住的老太太，而其中一位正是尹德文的邻居，2栋1单元的苏月美。“4个姨太太每人拿100块钱，要我收下。苏姨太太跟我熟，她说我还算年轻，又比她们懂政策，希望我代表她们去省里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不要让廉租房再涨价了。”

尹德文当时并没有收下老太太的钱，但从那天开始，他便有了个想法。2011年，尹德文作为第二批租户入住丁字家园廉租小区，当时他一年的房租是504元。如今，由于自家的房子从廉租房转为公租房，按照新的政策，他今年一年需要缴纳的房租为1520元，这样的涨幅让他吃不消。而面对一直在上涨的房租，所有人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吗？

于是，从今年3月开始，尹德文一得空就到处走家串户，除了自己的丁字家园廉租小区和相邻的乐园新村廉租小区，楠竹山镇廉租片区的另外两个廉租小区——新桥廉租公寓和永丰廉租公寓，他也去了。经过近5个月的走访统计，尹德文发现，在这个聚集了2000多户租户的廉租片区里，至少有800户租户对涨价表示不满。也正因为这数月的“摸底”，整个片区的绝大多数租户都认识了尹德文这个“代表”。

在串门的过程中，尹德文还结识了新桥廉租公寓的胡大爷。“老人家60多岁了，因为不满廉租房涨价，他去年还去市里不少部门反映过情况。”尹德文说，胡大爷无亲无故，又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平常除了吃穿用度还得买

药。现在房租涨了，胡大爷的那点养老金根本应付不过来。

到了今年8月，雨湖区房管所的催租电话越来越多，尹德文所在的丁字家园廉租公寓的租户们便推荐他做代表，希望他能去市里甚至省里反映情况。大家伙聚在一起一番讨论，想到尹德文如果要去维权，就得有花销，大家伙居然开始自发捐起钱来。

“他们有的捐2元、5元，有的捐10元，多的捐了50元、100元……”就这样，尹德文挨家挨户地跑，租户每捐一笔钱，他都带笔记本记录下名字、住址及金额。短短几天，尹德文便收集到了近3000元钱，登记的租户有近800户，签名本上足足写满了6页纸。

在尹德文的印象里，除了当初要捐100元的4位老太太，还有永丰廉租公寓的一位年轻小伙子也捐得挺多。“他是个大学生，2011年毕业后分配到楠竹山镇的一个工厂工作。结婚后，因为他们夫妻确实困难，就申请到了一套廉租房。那小伙子知道我在做的事后很激动，掏出50块钱塞给我——这是他钱包里最大的一张钱了。”给了钱，小伙子却不愿在尹德文的笔记本上登记名字。他告诉尹德文，他要照顾家庭，害怕因为签这个名而丢了工作。

揣着租户们捐的钱，尹德文先后去了湘潭市政府和湘潭市房产局，想要弄清楚房租上涨的原因，但对方给他的“我们是按文件在办事”的回复并不能让他满意。8月17日，尹德文和另外7名邻居一起来到长沙，向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映情况并递交了材料。“省里还是做出了回复，但他们的意思却依旧是要求湘潭市房产局来妥善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只能又回到湘潭，事情也就这样没了进展。”（下转A05版）